

台北車站

蔡素芳



歐洲，很早以前我就想去歐洲了。

我爲我的決定感到無比驕傲，確實在很早以前，我對歐洲就有很多浪漫的想像，那時我的男朋友吳和我做著同樣浪漫的夢，他讀建築系，我們攜手走在校園時，他說有天要帶我去歐洲，哪個城市都好。

畢業十五年了，我的歐洲仍只是地圖中的歐洲，和往日那個浪漫大學女生心中的歐洲。有人告訴我，吳在巴黎，那人還給了我一個吳的電話號碼。可是我說不清楚是不是因爲吳在巴黎才讓我選擇歐洲，我想，只是因爲歐洲本來就是我嚮往的異域吧。

丈夫又看我了，這次他的眼光在我臉上停留許久，好像我的臉上有一張難以操作的股票走勢圖。我們並沒有從股票上獲得多少錢，我們缺乏專業的判斷能力。

第二天，早餐桌旁，他說，找家可靠的旅行社吧。

在車上，他默默無語。儘管車外景像紛紛擾擾，帶著市塵的喧嘩，車內的寂靜卻使浮動的影像成爲一部無聲的電影，沒有字幕，不知道電影將把觀眾帶到哪裡去，隨觀眾想像力延伸的意義定義了這部無聲的電影。我們時常那樣，坐在喧鬧的餐廳，無聲的吃著飯；有幾年，我們不再一起看電影了。習以爲常使我們自願自的演著各自的默片。

機場裡嘈雜的人聲預告了分別的急促，但嘈雜也成爲分別的幕障，掩飾分別時的侷促不安，使我們說再見時，不必過分慎重。

領隊兼導遊在航空公司櫃檯替團體劃位置，三十幾個即將共遊歐洲的陌生人靠著行李排排站。結伴相遊的人在隊伍間攀談，互相提醒隨身行李，我站在隊伍的尾端，沉默等待團隊的命令。

丈夫站在一旁，他看領隊辦好手續，將護照發還給我們後，就說了那聲急促不夠慎重的再見，「自己多小心一點」，他說，臉色僵硬，好像面對一個執意要逃家的妻子。他走回停車場。我望著他的背影，他忘了祝福我旅途愉快。

過去我無數次從台北車站搭火車或公車進出城市，前面座位的淡黃色椅套永遠寫著紅色的「旅途愉快」，漫長的乘車時間裡，我窮極無聊地數著每個字的筆畫，那已然如標語似的四個字並沒有在旅途中帶來真的愉快，或許因為行程太短，或許因為那段車程只是家和學校、和上班地點必然的聯繫。但年紀漸長，終了解歷經生活的繁瑣後，無論去到多遠，置身什麼情境，愉快是內心裡最渴望的需求，我像個小女孩一樣等待祝福，但是太慣常的用語，卻最容易被忽略。

家裡有兩個小孩，男的讀四年級，女的讀二年級，我安排他們白天待在外婆家，晚上由父親接回。雖是暑假，我不願拖著一兒一女出國旅行，我渴望安靜，渴望一個人。

他消失在自動門扉，一個四十幾歲，臉上漸失生之光采的男人。過去，幾年前，我會在乎他臉上種種憤怒、不滿，甚至冷漠的表情，但現在我刻意的不再過問那種表情，刻意

的視若無睹。

候機室的幾部電話都占線，我從皮包掏出電話卡等在一個年輕女生的後面，她輕聲的說著話，似乎在和男朋友道別，掛了那通電話，又撥了一通顯然是給父母的電話。我一邊等著，無事可做，看了一下手錶，已是吃晚飯的時間，帷幕玻璃外已完全漆黑，機場的燈光返照到候機室內，玻璃上映出我的臉，看似平靜，那平靜掩飾了若有所待的神情。

女孩好不容易和父母話別了，在她掛下電話時，我回到擱置行李的座位上，讓下一位等待的人去打電話。我的手指頭撫弄電話卡，這是週末，晚餐時刻，我打到辦公室，尹不可能在，更不可能打到他家。是的，不可能。我想告訴他，我就要上飛機了。這個訊息無法傳遞出去。我選錯了搭機的時間。一個事件的完成，離去的，相逢的，或終止的，時間並不擅長預告。

我望著那電話，期待時間快速流逝以壓抑我想打去尹家聽聽尹的聲音的欲望。旁邊的人都站起來往登機口去，我才意識到剛才已響起登機的廣播，我跟在隊伍後面，將電話卡塞回皮包，要登機了，我再也不必考慮要不要打了。

一對夫妻匆忙來到我後面，男的向女的嘀咕：「叫妳不要買妳偏要，差點趕不上。」女的說：「還不是趕上了，你小氣什麼。」

男的說：「只要時間算得準，妳愛買什麼就買什麼。」

了幾百萬年，成了孩童心中神秘崇高的動物圖騰；我們的舉手投足在緩慢的時間過程裡，只像道一閃即逝的光，甚至來不及看見那光所照之處。

那對在免稅商店耽誤了時間的夫婦在風車前留影，當丈夫的來找我替他們拍合照，也許因為我是全團看起來唯一獨遊的人，我肩上掛著相機，只拍景物。替他們拍完後，那丈夫來拉起我的相機，熱情而堅持的替我在風車前拍了照。他的手從我肩上拿走相機時，我就有了對未來的某一種預感，他的太陽眼鏡雖掩飾了他的眼神，但我看到了那對眼神的窺視意味，好像我們曾經見過、識過，而且將持續。那妻子叫他德，他叫他的妻子曼，於是，我有了他們兩人的名字。

曼有一張美麗的大眾化臉龐，彷彿在哪裡見過，她也像德那樣，戴著太陽眼鏡，似乎有意的遮掩那對善於表現感情的眼睛，遮掩某一種身分，卻又笑得親切甜美。她的動作有演員的誇張，但她一直緊隨著德，減損了那種誇張應有的光芒。

空氣中飄著乳酪香，如果你仔細聞聞的話，導遊趕著大家上車去參觀乳酪工廠，這個旅途一開始就是拍照存證的過程，我們不必費心了解每一個景點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我們只在照片上證明曾經去過某個地方，在某種情境下，與那地方有了交集，像照片上呈現的那樣。這使我急切的想找個電話亭，我腦海浮現的吳的身影有些模糊了，但他曾經是照片裡的人，某個印象逐漸模糊的景點。

明天的旅程是巴黎，我們會在那裡過兩夜，然後往瑞士。我原可以選擇全旅程都在巴黎，但我不要那樣，好不容易能出來一趟，我像頭猛獅，急於一口吞盡多年的期待，急於多處瀏覽。我無意爲了吳來巴黎，我以爲我不再刻意去尋找什麼了，我旅行只是爲了旅行。可是既然人在歐洲，在乳酪工廠外面，人家告訴我有一個電話可以使用，我就走了過去。我用的是國際電話卡，原來準備打給家人的。撥了電話往巴黎，一面追憶吳的聲音，電話響了十三聲，那是我和他分手後的年數，我掛了電話。十三聲，長得夠證明一個人的缺席。

乳酪香四處彌漫，原有辛苦的擠奶人爲乳酪做最上源的工作，而現在的擠奶工作已經交給鋼製的機器，每頭乳牛站在機器下任機械擠奶器吸空牠的乳汁。再沒有人願意摸黑趕在太陽之前進牛棚擠奶，淳樸的農村日子不再適合這個世紀末，但水手之港以複雜的面貌迎接從二十世紀跨向二十一世紀的旅客，觀光之城既發散鑽石的光芒，也急於向世人呈現傳統的農工藝，那是水手之妻在河流穿梭的街弄裡堅貞守望愛人的帆船歸來的貞潔行業；在另一條街上，排列著以美艷溫情慰勞水手的紅燈女郎，穿著性感內褲和花稍胸衣，立在櫥窗裡屬於自己的那片天地對沿窗而過的男人展露春色。

這個新與舊，淳樸與複雜並存的矛盾之城的某一隅，簡淨的矗立著梵谷美術館，陳列著他的畫、他孤單淒苦的一生、他對窮人的悲憫以及世人對他內心世界的難解。偉大的畫

家以他的名字裝飾城市的光華，多少遊客至此憑弔他的寂寞與對畫的熱情。

旅行團不去梵谷美術館！我問年輕美麗的導遊小姐，爲什麼不去？不就在市區嗎？導遊說，那是個好地方，可是根據過去的經驗，許多團員認爲去那裡太無聊，浪費時間，所以現在我們都改去實際一點的地方參觀。她向團員宣布，下一站去參觀木屐工廠。

我看著巴士裡的團員，由於是暑假，組成的團員有幾名年輕學生和二十來歲的小姐，給團體裡添了幾許青春氣息，有兩名安靜的中年教師、幾名公務員、那對夫妻，其他就是五十歲上下、職業各異的男女了。這是個拼湊的團體，彼此遷就旅程，容忍趣味不投的景點。我知道遷就容忍之必然，車子在梵谷美術館漠然而過，對梵谷澄淨熱情的心無動於衷，我凝視著美術館明亮的窗，視過門不入爲一個美麗的錯失。我們曾經錯失太多，但我們習慣用別的取代或彌補。

木屐工廠因觀光客而得以存在，除了用來當裝飾品外，人們不再穿它了，全團的人幾乎都買了木屐，無論是大到可以掛在牆上當花器的，或是小到拿來當鑰匙圈的，因爲價格的可選擇和可負擔，觀光客輕易掏出鈔票助長工廠的生存力。我買了當開罐器的木屐，是單隻的鞋子，我緊緊的將它握在手裡，取代與誰牽手共遊的溫暖。

這時德走向我，他的曼不在身邊，他高大，穿著輕鬆的白色運動衫和寬鬆的灰色長褲，墨鏡掛在運動衫的圓領上，兩隻手插在褲袋裡，歪斜著頭看我，那神情像在審視一件

藝術品，使我感到自己富有賞心悅目的價值。我向他露出笑容，一如他也在對我笑，迷人的、精采的一雙眼，訴說著他對女人的富於經驗。我不怕他令人銷魂的眼神，我正視那眼神。我想起尹，他也有那樣的一對眼神，我早已熟悉的。

德注意到我手上的開罐器，利用那開罐器開始話題，說：「很有趣的設計，也許我該買一個。」

你們買了什麼？我故意的用「你們」，我明知道買紀念品的事通常由妻子決定。

「一雙大大的木屐，我太太說要擺在窗台上當花器。」

我曾在一個別墅區看見一戶人家的窗台上擺了一隻荷蘭木屐，明亮的窗戶掛著蕾絲窗簾。我說：「如果你家還沒有蕾絲窗簾，想必你的太太還會買副窗簾回去。」

他嘴角漾開了如花般可愛的笑，沒對我的結論做任何反駁，也許他以爲那只是女人無聊的直覺，在男人眼裡，女人常常說沒有邏輯、言不及義的話。

他還想跟我說什麼，可是曼從另一頭走過來，她剛和一群人看了製作木屐的示範，一見到德就複述一遍。我轉了四十五度角，走回旁邊的禮物部門，不是爲了再選購禮物，只是要找到一個位置，把自己安置在那裡。

曾經有一次，尹的妻子也像曼那樣輕巧的走過來，我正和尹端著雞尾酒藉著酒的甜香傳遞神秘的眼神，那是公司招待外商的酒會，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妻子，他沒有告訴我他邀

世界狹窄成每一個洗滌碗筷和摺疊衣服、收拾亂物的動作，我感到無窮的黑夜在我的日子裡不斷重複。然後，女兒出生了，我在鏡中看見自己的青春容顏毫不修飾的一點一點逝去；成天穿著一個樣式的衣服，棉的，直到膝蓋沒有腰身的，以便在緊急情況充當紙巾，擦拭兒女的手臉和家裡一切被他們弄髒了的物件。那時未滿三十歲，而我以為自己很老了，而且會一直以這種方式老下去。我羨慕昔日未婚的同學及已婚卻沒離開職場的同學，可是我不再跟她們連絡，她們有理由打扮得很光鮮去上班，我讓自己在家裡黯然失色。

深深的沮喪與自卑使我的黑夜更長，常常為了一件小事，我失眠，與夜為伍，回想寫廣告文案的那段日子，提起筆來，不再有靈感，腦子裡只有水聲，洗菜的、洗碗的、洗衣的、為孩子洗澡的，水的觸感占據了拿筆的手，受教育到二十幾歲，一直以爲手是用來翻書寫字，那時，我並不預想得爲家事奉獻這雙手。

母親在電話中說，把家照顧好就是女人一生最大的成就。我不再相信那樣的話。我在電話中哭泣。我在孩子的吵鬧聲中安靜回想大學時，這雙手曾幫吳捏製模型建物，和吳一起作畫，一起捏陶。種種才華，也不過在水聲嘩然中流逝。

兒子進小學後，我的自我價值已經蕩然無存，我替他填寫入學資料卡，母親的職業欄，我想了很久，最後據實以告的填上「家庭主婦」，但在那一刻，我決定再也不要扮演這個不稱職的角色。我望著那位女老師細緻的衣著，有幾分妒意。我原可以那樣穿，但沒

「是天才才能做的事。」我只是想自我安慰，他像很滿意。他的眼神在讚許我的反應，癡癡笑意的盯著我，不再說話。

我看他背後那片窗，窗外是更多的帷幕大樓，壓迫著藍色的天空。許久以來，不再有男人以那樣讚賞的眼光看我。

之後，我們好起來的時候，他說，那天他看見了我眼裡的大膽。而我也看見了他眼裡的挑逗，如果不是那眼神，我不會在整個上班的時間裡追逐著他的身影。

那天中午，爲了表示迎新之意，他請我吃飯，在附近的餐廳，坐在我對面，談廣告界的競爭。男人總有話題，在他想說的時候。我脫節了七年，所知道的廣告界像隔了一個世代。從那天開始，我有了一個重新認識廣告界的課題，也有了一個愛情的課題，只是當時不知道，沒有學校藩籬的課題意味著沒有完成的期限，誰也不知道得花多少時間完成，在那期限沒有到來之前，得付出承擔的代價。

在會議中，在私下的討論裡，在辦公室的任何一個角落，尹的表情無論是神采飛揚或疲憊不堪，總令我分心而疲於捕捉，在對他的想像中，我感到虛弱、不知所措；有時我也感到他的眼光跟著我的舉動流轉，但我不確定他的真正用意，尤其他對別的女同事表達善意時，我就收斂起對他的想像，視他的眼光爲男人的壞習慣罷了。幾次試圖漠視他的眼光，卻徒然無功，只要一走進辦公室，我的心就飄浮了起來，等待他的身影，等待他的召

知道何時會突然下起雨來。我們搭船遊河，像十七世紀的水手遠征海域回港，穿梭在河道間尋找自己的家門，期盼久別的妻子容顏。

在那交錯盤桓的河道間，上演過許多青春悲喜劇，古往今來，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我相信在那允許男人公然納妾或招妓，卻幽禁女人行動的婚姻制度裡，總有不甘的性靈在尋找出口。

天氣始終陰著，雨想下一直未下，我們坐在玻璃船內觀看河岸美麗如童話般的住宅，烏雲籠罩河道，使河道猶如在向晚暮色中。河水鬱鬱，波光粼粼，美麗的水流像女人流過的幽情，昨日已邈，情愁哀怨付諸水流，悠悠流去。

水手與水手之妻，柔情繾綣的城市，等待的城市。

有一次，我靠在尹的肩上哭泣，因為愛，因為平時的可望不可及，那時我們有一個多月不曾約會，他柔情環抱我，親我的髮，我感到了他的唇的濕潤，我抬頭去親那唇，久久的不肯放，下次不知道哪時候能擁吻，我不要去預測，只要當下，是的，只有當下才存在。他將我的手放入他的褲腰，一直往下，要我去探索他，他說，今晚我們去找個地方。他終於說了，我以爲這句話可以取代「愛」。但事實上是，我們誰也沒辦法去負荷這個字。

那晚我向丈夫謊稱我要加班，丈夫對我上班近兩年後第一次加班，感到有支持的必

向尹提出辭呈那天，尹很訝異，他用含情不捨的眼光看我，要我留下來，但我不再相信那眼神的真實性。我也不問他為什麼一夜情後就不再對我動情，雖然這是我一直掛在心上的疑問。事實是事實，即使我問出一個答案也無助於他對我不再感興趣的事實。答案是可以捏造的，我不要另一個謊言。

離職那天，我約他吃飯，基於對主管的感謝。然而一旦有了感情的成分，公私就難以分明，離職猶如決裂手段，痛心的一方心中仍有傷痕。在餐廳幽雅的小廂房裡，我哭倒在他懷裡，告訴他，我仍然念他，一個女人甘冒對婚姻不貞之名談戀愛，是真的動情，但他有家庭，我尊重他的做法。他擁著我，說他會想我，抄了他家的電話給我，要我有任何需要，可以隨時打電話給他。

愛情變成一串電話號碼！

阿拉伯數字組成的符號意義比病毒還可怕的侵蝕了人的現實與精神活動。我沒有使用那串號碼，它不能取代我的真愛。雖然有幾次我動念想透過號碼向他傳遞我的訊息，但總因不能預測電話那邊的情況和真意而制止了衝動。一件事情過去就過去了，往往沒有太多回頭的機會。有些風景一閃即逝，有些風景讓人刻骨銘心，但巴士匆匆開過，它不掉頭回去。

船靠岸而泊，我們在市中心下船參觀鑽石工廠。香港來的中文解說員拿出一大包鑽石

倒在玻璃櫃上，向團員解說鑽石的純度和切割技術，晶透、閃閃發光、大小殊異的鑽石比河水閃動的瑩亮還動人。那是象徵永恆愛情的光芒。

兩名珠光寶氣的團員對買鑽有興趣，一顆顆詢問價錢，還一只只比對自己的手指，她們看起來近五十歲。

不久的將來，我也會到達那個年紀，逃不掉的，當愛情與青春失去的時候，會不會用鑽石來彌補不再回來的愛情想像？我坐在椅子上看著鑽石光芒，我的愛情不需要鑽石的光芒，我也失去了貞守永恆愛情的能力，我的手上從來不戴鑽戒。

最大最亮的那顆鑽石永遠只存在世人的期待中。

3

我們是經過比利時到達巴黎的，那是條必經之路，就像你要到前面去，得對旁邊的人說借過，比利時就在荷蘭與法國的借過的位置上。它被拿破崙的軍隊借過了好幾次，不得不成為炮灰之地，滑鐵盧塚頂紀念碑的大石獅昂首穹蒼，遙遙望向法國，不分國籍的士兵躺在泥土裡，為英雄的雄心埋名；一個不戰的國家，成為世界最有名的戰場。一個人覺得卑賤，不是因為他生來卑賤，是因他誕生在一個沒有社會地位，連餬口都成問題的家庭；

cal，所以她得早睡。他大概聽到了我和服務人員的對話，問我，在巴黎找人嗎？我說，是一個久未見面的朋友。

最後一次和吳見面是在一家速食店，那時速食店在臺灣像旋風一樣，幾年內連鎖店林立，在每一條人潮稍多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一家可以吃炸雞或漢堡、可樂的店，年輕人幾乎都聚集在那裡。除了炸雞、漢堡以外，我們不知道什麼地方有明亮寬敞、價格又不太貴的用餐環境，於是西方電影裡經常出現的速食店就成了我們崇尚西方快速簡明文化的認同地。

我和吳約定在城中市場的某一家炸雞店，那兒離西門町的電影院近，吳看完電影後到那店和我碰面。那天星期日，他從軍中休假，我不知道他和誰看電影，每個星期日我睡到中午，廣告文案的壓榨使我在工作六天後，利用一星期僅有的一天假期補充精神。我工作兩年了，對職業有點厭倦，唯一的好處是有不錯的收入，在吳服役缺乏金錢時，可以每次吃飯由我付帳。可是，女人為男人付帳，也有厭倦的時候。

那個下午，吳來炸雞店了，我和他有兩個星期沒見面，盼望和他獨處，他卻帶了一大票朋友來。他的那群朋友，談話時常帶著密語，使我懷疑他們有什麼隱瞞我的勾當。整個下午，吳都和那群朋友講話，他們說報禁快解除了，葡萄酒將開放進口，黨外雜誌在重慶南路的書報攤流傳。他們談著，不理我。使我有閒暇將心思飄遠，一張臉，浮上來，在那

我有了婚約的消息是透過朋友傳給吳的。有人告訴我，吳對兵變不能接受，曾經消極了一段日子。但他沒來找我，如果他來找我，說明一切，也許我會回頭。幾年後，我彷彿有點明白自己當時的稚嫩不經事，如果愛情不能永恆，又何必在乎吳有了新女友，我應該和小惠爭，我應有把握擁有他，因為我們的共同興趣，因為我們的未曾爭執，因為在愛情的盡頭，往往變成痛苦的忍耐，在愛情之初，得極力去爭取那種愉悅，愉悅短暫如沙漠甘泉，然後是長長的公路，極目所望，平坦無奇，一片土礫，一陣風沙。

「明天要去哪裡？」我問德。德問導遊。

去參觀羅浮宮、協和廣場、巴黎鐵塔，回到傍晚經過的凱旋門，晚上自費參加紅磨坊夜總會。

總有一個地方在等著我們，如果我們願意去的話。

我又回到我的房間，繼續打電話，電話在這附近區域的某一戶人家裡響著。我要告訴吳，我只有一天的時間待在巴黎，我只是想問問你好，或者你願意出來，請我在露天咖啡座喝杯咖啡，我是那樣抱歉和遺憾，在十三年前，離開你的愛。

仍舊沒人接。夜深了，我的室友回來。問我：「打電話回家呀？」

我說：「是。」

她二十八歲，她們三個好友一起出來玩，她分配到和我同寢，昨晚穿著短衣短褲從浴

利排了尿，加了半臉盆的溫水，緩緩的，將使盡力氣後的疲軟身子降到水裡去。鬆弛的肌肉將水擠出盆外，一駝肉坐在水裡。站起來時，覺得所有器官都往下掉，小腹往下移了好幾公分，沉重的身子。產婦所失去彈性的肌膚，將在另一個新生命裡傳遞她曾有的，最美好的膚色。我去擰熱毛巾，敷在她腿上。

她問：「大姐，爲什麼對我這麼好？」

「希望妳有最佳的體力去尋找最美好的風景。」

「女人對女人最好！」她說。

我不再打那通電話了。夜已深到無聲。

巴黎的繁複深沉，是在你以爲已經看到了最精緻的東西後，又發現了另一樣更精緻的東西。羅浮宮的雕像與名畫固然驚世駭俗，可我在那禁止攝影的宮廳裡，時常仰頭去看裝置富麗的天花板，每個角落轉彎的地方都是一具浮刻雕像，人的藝術繁化成城市的富麗堂皇，流浪的失業者如蛆，卧在城市的褥瘡裡吞吐腐臭；法籍導遊以中文解釋名畫和拿破崙遠征的掠奪品的故事，提醒遊客不要使用鎂光燈，以免影響畫的彩度，而鎂光燈仍偶爾閃起。

曼舉起相機對著蒙娜麗莎的微笑按下快門，德推了推她的手肘，示意她不要再照了。任何一張畫片上的蒙娜麗莎都會比用閃光燈對著加了玻璃罩保護的真畫所呈現的畫像清楚

漂亮，但曼控制不住她的欲望，喜歡在親臨的時候擷取一部分，滿足私爲己有的樂趣。德是她的，在她能擁有的時候，她緊臨著他。

衆人圍在法籍導遊前聽她解說，我走離了那團吵雜，仰首看繁美褥麗的天花板雕像，在觀賞動人的藝術品那刻，我獨處，思忖吳或許曾經來這裡，站在我所站之地，面對同樣的藝品想起年輕時帶我同遊歐洲的許諾。

而後，導遊說這個宮太大了，沒有足夠的時間逐一看完，爲了趕赴下一個行程，我們得離開。那種匆忙，像陽光投在透明金字塔式的羅浮宮入口，在玻璃的折射中，時間流失；日趕夜，夜又翻越了日，逝去的，成爲歷史的一段光柱。羅浮宮從十三世紀有了雛形以來，幾代興衰，幾次毀壞、整修、擴建，在擁有古埃及、歐洲至東方，中世紀到現代的四十萬件藝術珍品後，它向全世界開放，但藝術珍品始終不能平民化；我們是搭了飛機，付了昂貴的旅費，千里迢迢，有心而來。尋找美好的事物，得付出相當的代價，是時間或金錢，或一個人有限的精力。

在路途中，我曾找到一座電話，望著滿街的梧桐樹、梧桐樹下文學家的雕像，聽著沒有人接聽的電話鈴聲。整日，那是支空響的電話。

黃昏逐漸接近巴黎上空，我和幾名團員排著長長的隊伍，登上艾菲爾鐵塔，塔內電梯有操著各國語言的遊客，我們登上第一層，有些年輕人爬樓梯，一階一階登上巴黎；我等